



文/片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郭春雨 田汝晔

人生过半 手机陌生

坐在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面前的张玉环，肤色白得有些异常，这是常年见不到光的颜色。在江西灼热的阳光下，张玉环显得有点瑟缩。只有在自己大哥张民强出现时，他才会变得轻松自在一些。

张玉环在努力地合群，也在努力地配合着媒体的采访。在不同记者的要求下，一遍遍地叙述着当初入狱的经历——

时针拨回到1993年。对于进贤县张家村来说，这是记忆深刻且极为恐怖的一年：两名失踪男童，被人发现浮尸水库。张玉环被控为犯罪嫌疑人，被判死缓。

同宗同族的小村庄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张，全村都沾亲带故。从来没有出过这样可怖的事情。手上的抓痕、眼神的慌张以及疑似抛尸沾上的麻袋纤维，当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指向了张玉环，村里自然而然地相信并且唾弃：张玉环残暴地杀死了两个无知的幼童。

高墙内27年的时间，足以摧毁很多东西：张玉环的家庭、他的青春、他的人生……

张玉环的老屋已经坍塌成了一片瓦砾，草已经长到了一人高。行走其中，很像拍恐怖片的选景地。和老屋一起坍塌的还有张玉环出狱后看到的世界：在他进监狱的时候，“大哥大”还是电视里的奢侈品，有辆自行车都算是村子里的富户。在他回来的时候，手机、飞驰的汽车和高楼大厦，都让他感到惊奇的同时有些害怕。

不会用手机、害怕外面的世界，甚至有点害怕已经高出自己一头的儿子。对张玉环来说，高墙内27年的时间，已经切断了他和整个世界的联系。

“希望能好好养我老娘。我这么多年，没能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，也没能做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、做爸爸的责任。”说着说着，张玉环声音越来越小，“我的心里很痛很痛。我没法说，我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我亏欠老娘，我亏欠了我前妻，我亏欠我大哥，亏欠了孩子。”

发妻改嫁 变成亲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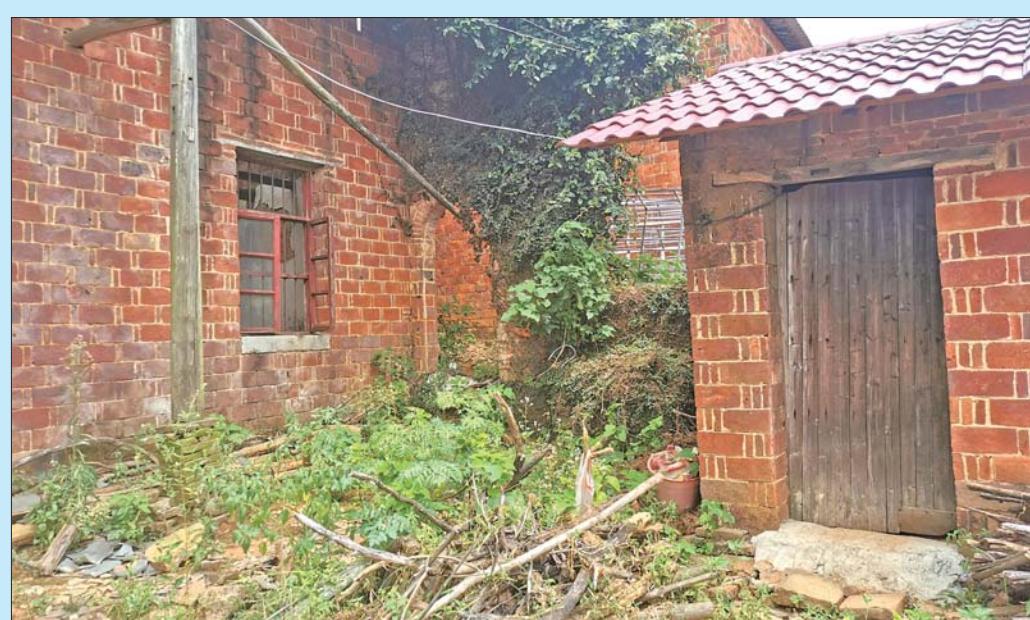
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是个爱美的女人。

她手上戴着一个细细的玉镯子，耳朵上戴着一对小小的金耳环。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笑起来声音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。

“这个镯子是我老公给我买的。”宋小女说。

宋小女说的“老公”，不是指张玉环，而是指现在的老公吴国胜。宋小女这个年龄的农村妇女，很少会亲热地喊丈夫“老公”，这会让很多亲戚觉得“不知羞”。宋小女说，自己在喊丈夫的时候，多次曾把“吴国胜”喊成了“张玉环”，再这样几次之后，好脾气的丈夫也生气了：“要是你不想嫁给我，你没想好我也不逼你。如果你就是改不过口，那以后就喊我老公，别叫我名字。”

在张玉环入狱后，无法生计的宋小女“约法三章”嫁给了现在的老公。三个要求，没有一条是为自己：一要对两个孩子好；二是随时要能去见张玉环，不能阻拦；三是要能去看张玉环的母亲，“只要到了江西，我要去看我婆婆，当然你也可以不去，但是我要去。”宋小女把这些条件解释为“因为我不是找老公，



张家老宅子，已经变得一片荒芜。

无罪归乡之后

人生过半，张玉环再见儿子已高出自己一头 发妻改嫁，有不舍有深情更多的是感谢

在被羁押9778天后，无罪者张玉环重获自由。

回到老家进贤县张家村，张玉环的老屋早已经坍塌成了一堆废墟。站在这一堆废墟前，张玉环说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被冤入狱的27年，每一天都是煎熬，人能有多难受？就像心在油锅里反反复复地煎。

在这牢笼里煎熬的，不止张玉环一个人。所有的张家人、被害儿童家属、发现孩子被杀的乡村医生……这场持久案件中的每一个无罪者，都在牢笼里煎熬困顿。

现在，虽然牢门打开，困在里面的人，却依然没有完全走出来。



宋小女跟大儿子张宝仁一起翻看过去的老照片。



张玉环(左)和大哥张民强一起，说起过去哭了起来。

我是给我孩子找爸。

吴国胜都做到了。直到现在，只要宋小女想要回家，丈夫就立刻骑摩托车载着她去。

改嫁前夕，她去见了张玉环，向张玉环坦白现状，“他说，你不要找，我是冤枉的，你要等我。张玉环再三向宋小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两个人都哭了，“我说我知道你是冤枉的，但我没有办法，我的压力太大了，小孩子一天比一天大，妈妈老了，他不可能听妈妈的话了，如果他在外面学坏了怎么办，我对不起你。”对坐垂泪的真情，无法抵消“生计

所迫”的心酸，宋小女带着孩子跟随现任丈夫改嫁福建。

大难临头各自飞吗？昭雪后的张玉环说，我不怨她，她吃了太多苦。

宋小女并非绝情，她去监狱探望张玉环十几次，每次两人都哭在一起。

在张玉环被宣布无罪后，宋小女在家通过视频获悉这一结果，仰天大笑到眼泪都出来。等张玉环回到老宅后，早就等候在此的宋小女看到张玉环后，情绪一度崩溃到送医。

这样一对明明感情依然深

笃的人，现在变成了亲人。宋小女说，她牵挂了张玉环这么多年，她觉得亏欠了现在的老公。现在张玉环回来了，她可以彻底把张玉环放下了。“我要加倍地对我现在的老公好，他对我很好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对于张玉环来说，对于前妻，有不舍，有深情，更多的还是感谢。

“我尊重她的选择，如果她愿意回来，我肯定特别愿意跟她一起过。但是她现在有自己的家庭了，我希望她幸福。”谈起宋小女，张玉环都是很谨慎地称呼为

“前妻”，“她太不容易了，这些年，我愧对她。”

关联人物 仍在煎熬

作为本案的关键人物，村医张幼玲当年发现了两个孩子死亡的疑点，主张报案。在警察确认两个孩子死于他杀后，村里的人都纷纷称赞张幼玲“做了一件好事，让两个孩子没白死”。

“我开始时心安地过了很多年。但后来张玉环有个狱友出狱后找到我，说张玉环一直在喊冤，还自杀。觉得真是冤枉的。”张幼玲说，多年来，张玉环的喊冤声也像一块大石头，沉甸甸地压在自己的心上。

“我就很想弄清楚，到底他是不是冤枉的。如果他真的是冤枉的，那他进了监狱，我也有干系，因为当时是我发现的两个孩子是他杀。”张幼玲说，心里的这块大石头压得他难受。在张家人喊冤的同时，自己也在到处托朋友找律师、找记者，去进行案件的推动调查。

“现在张玉环放出来了。我心里的大石头却一点也没有减轻。”张幼玲说，“既然张玉环不是凶手，那凶手到底是谁？是谁杀了那两个孩子？有谁能够给孩子家属一个交代？”

张幼玲说，张玉环放出来的那天晚上，很多人都给他打电话。“他们说我发现孩子是他杀的，是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但是我帮忙让张玉环出来，是干了一件坏事。因为如果不是他，为什么当年那么多证据都说是他？现在他出来了，凶手到底是谁？”张幼玲说，“张玉环无罪，那凶手还在逍遥法外。一天抓不到凶手，我的心里都压着一块大石头，压得我喘不动气”。

同样备受折磨的还有遇害儿童的家长。

“这么多年了，不可能忘掉。每次想起来都想死。几次我都想死掉，活着没有什么意义。”刘荷花说。

儿子遇害后不久，刘荷花全家从村里搬走，后来她又生了两个孩子。知道张玉环被释放后，刘荷花说，“我好难受，天天睡不着，天天想这个事。但我没有办法。”

刘荷花说，这么多年，自己一直在恨着张玉环。现在突然说人不是他杀的，接受不了。“那是谁杀了我儿子？为什么张玉环放出来了，真凶却没有找到？谁能给我们一个交代？”

对张玉环一家人来说，清白地走出高墙，是未来新生活的开端，但对于所有这起儿童遇害案牵绊了一生的人来说，只有找到真正的凶手，才能放下心中的石头。正如张幼玲所说，“只有找到真正有罪的人，这些没罪的人，才能逃出牢笼，得到真的解救。”

公告 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

[2020]济住中改字Y46号

济南康宁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：

我中心已向你单位送达了《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催建通知书》([2020]济住中建字Y46号)，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至今未履行手续。

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350号)第三十七条规定，责令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，7个工作日内主动到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。

逾期不办理的，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
2020年8月3日